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

第二十八册 卷四十九 傅子 卷五十 袁子 正書 抱朴子

群書治要  
譯注



中國書店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 
《群書治要》學習小組 譯注

# 群書治要譯注

第二十八冊 卷五 十

傅子 卷四十九

袁子正書 抱朴子

中國書店

群書治要譯注 第二十八冊 目錄

群書治要卷四十九 傅子

傅子

一

群書治要卷五十 袁子正書 抱朴子

八三

袁子正書

八三

抱朴子

一五三

# 群書治要卷四十九

## 傅子

【題解】《傅子》，西晉傅玄著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《唐書·藝文志》皆載有《傅子》一百二十卷，說明唐代其書尚完整不缺。至宋代《崇文總目》所錄，僅存二十三篇，大部分已散佚。今本《傅子》是從《群書治要》《太平御覽》《永樂大典》等書輯錄，共十二篇，文義比較完具。

《傅子》是一部較為完備的政論和史論著作，其思想的基本特點是博采衆家之說而自成一家之學，善於針砭時弊而又勇於獨立思考。語言樸實，義理雅正，雄辯有力，流暢通曉，邏輯嚴密，尤具辯風。據《晉書·傅玄傳》稱，晉朝著名學者王沈看了傅玄之作後，給傅玄寫信說：「省足下所著書，言富理濟，經綸政體，存重儒教，足以塞揚墨之流，遁齊荀孟於往代。」其書為當時所重如此。

在世界觀上，傅玄認為自然界是按照「氣」的自然之理而運動的，氣的自然之理「時至自生，非德之力」，強調認識和遵循自然規律的重要性。在人性觀上，他認為「人之性如水焉，置之圓則圓，置之方則方」，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作用。在對社會

發展的認識上，他指出：「民富則安鄉重家，敬上而從教；貧則危鄉輕家，相聚而犯上。」重視經濟條件對人的行為的重要影響。在選拔人才方面，他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人才。他說：「天下之不乏賢才」，「求與不求爾，何憂天下之無人乎」。他指出，那些「稱古多賢，患世無人」的俗論，實乃「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」。

傅玄的這些觀點，其基本立足點都是爲了挽救處於危機中的魏晉政權。魏晉之際，特別是西晉初年，儘管國家暫時得到統一，但却潛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。爲確保西晉王朝長治久安，傅玄針對當時社會現實，對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作了深刻的總結和系統的反思。他認爲秦王朝「荷戟百萬」「威凌滄海」而又迅速滅亡的根本原因，就在於「秦之虐君」「行其暴政」，「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」，「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」，於是蓄怨積憤，同聲而起」（《傅子·檢商賈》）。由此，他得出結論：「天下之福，莫大於無欲；天下之禍，莫大於不知足。」（《傅子·曲制》）祇有「息欲明制」，纔能「天下定矣」。并說：「上欲無節，衆下肆情，淫侈并興，而百姓受其殃毒矣。」（《傅子·校工》）可謂切中了魏晉病態社會的要害。在傅玄看來，要使西晉王朝長治久安，不僅上要「息欲」，而且下要「安民」。他認爲，要安民，必須富民。「民富則安，貧則危。」（《傅子·安民》）「民富則安鄉重家，敬上而從教。貧則危鄉輕家，相聚而犯上。飢寒切身，而不行非者寡矣。」

魏徵編撰《群書治要》，從《傅子》中輯錄二十六段，一萬餘字，未冠題目，主要内容是有關於治國策略的，以供唐太宗借鑒和參考。重點強調的是賞罰兼施、禮法并用、德威相濟的為治方略。在中國古代社會，對於治國策略的探討始終沒有停止過。先秦時期就曾提出過各種學說和思想，如道家提倡絕仁弃智，儒家宣導仁義禮教，法家主張法術并用。秦始皇統一六國，擯弃百家，尊法一統，其結果導致速亡。漢王朝鑒於秦亡之教訓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但也未能包治百病。所以，自西漢賈誼提出「仁義恩厚」與「權勢法制」并用的兩手策略之後，這一觀點即為此後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識分子所認同：董仲舒提出「明教化」「正法度」，桓譚提出「王霸」并舉，王充提出「文武張設，德力具足」，王符提出「兼并威德」，仲長統提出「德刑」并用。傅玄的「先禮而後刑」「先刑而後禮」「德威相濟」「禮法殊途而同歸」的思想，正是對西漢以來學者們提出的治國策略的繼承和完善。不同的是，他強調「德威相濟」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，以現實的需要而定，即治世先禮而後刑、亂世先刑而後禮。

【作者簡介】傅玄，字休奕，北地泥陽（今甘肅寧縣）人。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二一七年），卒於晉武帝咸寧四年（公元二七八年）。是魏晉之際著名的政

論家、思想家和文學家。傅玄家族係隴右世家。祖父傅燮，為東漢漢陽太守。父親傅干，為三國魏扶風太守。漢末魏初，邊備空虛，羌胡侵擾，傅氏家族幾經內遷，「避難河內」。傅玄雖然出生於隴右世家，但由於家族幾經遷徙，加之其父早死，家道中落，與母相依為命，年幼時曾一度處於逆境。但傅玄聰穎，「博學善屬文」，魏齊王芳正始初年，年僅二十歲的傅玄就被州里舉為秀才，任郎中。正始六年，為東海繆施所薦，與阮籍等參與《魏書》的編纂。後又任安東、衛軍軍事，轉溫令，遷弘農太守、領典農校尉，「所居稱職」。曹魏末年，司馬昭設立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，傅玄被封為鶡觚男爵，任晉王司馬炎的散騎常侍。晉武帝時，晉爵為子，加駙馬都尉，官曆御史中丞、太僕、司隸校尉等，死後追封為清泉侯，謚「剛」。

傅玄「天性峻急，不能有所容」。曹魏時，就曾「屢上書，陳便宜，多所匡正」。入晉後，更是「剛勁亮直」。《晉書·傅玄傳》言：「每有奏劾，或值日暮，捧白簡，整簪帶，踈踴不寐，坐而待旦。於是貴游伏攝，臺閣生風。」也因此，他曾屢忤君臣，幾遭免官，多有不幸。

傅玄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於曹魏時期，入晉步入「顯貴」之後，僅僅活了十二年。但他仕數朝，官六卿，對魏晉之際特別是西晉初年所面臨的各種社會矛盾瞭若指掌，明察秋毫，因而為維護西晉王朝的長治久安提出過諸多切合時宜的建議和主張，

頗受朝野稱贊。晉武帝司馬炎就曾有詔：「所陳便宜，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，又安邊禦胡政事寬猛之宜，申省周備，一二具之，此誠爲國大本，當今急務也。如所論皆善，深知乃心，廣思諸宜，動靜以聞也。」（《晉書·傅玄傳》）



【原文】治國有二柄①。一曰賞。二曰罰。賞者政之大德也。罰者政之大威也。人所以畏天地者。以其能生②而殺③之也。爲治審④持二柄。能使殺生不妄。則其威德⑤與天地并⑥矣。信順⑦者。天地之正道也。詐逆⑧者。天地之邪路也。民之所好莫甚於生。所惡莫甚於死。善治民者。開其正道。因所好而賞之。則民樂其德也。塞其邪路。因所惡而罰之。則民畏其威矣。善賞者。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。善罰者。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。賞公而罰不貳⑨也。有善。雖疏賤⑩必賞。有惡。雖貴近⑪必誅⑫。可不謂公而不貳乎。若賞一無功。則天下飾詐⑬矣。罰一無罪。則天下懷疑矣。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。明德慎罰而不肯忍之。夫威德者。相須而濟者也。故獨任⑭威刑⑮而無德惠⑯。則民不樂生。獨任德惠而無威刑。則民不畏死。民不樂生。不可得而教也。民不畏死。不可得而制也。有國立政。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。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。

【注釋】①柄：根本。②生：生育，養育。③殺：誅殺。④審：慎重，小心謹慎。⑤威德：聲威與德行，刑罰與恩惠。⑥并：并行，并列。⑦信順：忠信而順從。⑧詐逆：欺詐，叛逆。⑨不貳：

一律，沒有差異。⑩疏賤：指關係疏遠、地位低下的人。⑪貴近：顯貴的近臣。⑫誅：責罰。⑬飾詐：作假騙人。⑭任：使用。⑮威刑：刑罰。⑯德惠：德澤恩惠。

【譯文】治理國家有兩個根本手段：一是獎賞，二是懲罰。獎賞是政治的恩德展示，懲罰是政治的威嚴所在。人們之所以懼怕天地，就是因為天地掌握著生殺大權。治理國家，如果能謹慎掌握以上兩個根本，能不亂用生殺之權，那麼其恩德與威嚴就會與天地并存。誠信順理是天地間的正道，欺詐背理是天地間的邪路。人所喜好的莫過於生存，最厭惡的莫過於死亡。善於治理百姓的人，開闢其正道，順其所好給予獎賞，則人們就喜歡其恩德；杜絕其邪路，對其所厭惡的施以刑罰，則百姓就畏懼其威嚴。善於獎賞的人，賞一個好人就會讓天下的善舉都受到鼓勵；善於使用刑罰的人，處罰一個壞人就會讓天下作惡的人都會恐懼。這是為什麼呢？是因為獎賞公正不偏，處罰依照法制。對做好事的人，即使關係疏遠、出身卑微，也一定會獎賞；對幹壞事的人，即使出身高貴、關係親近，也一定會懲罰。這能不說是公正而堅持原則嗎？如果獎賞一個無功的人，天下人就會作偽欺詐；處罰一個無罪的人，天下人就會懷有疑慮。所以賢明者慎於獎賞，不肯輕易施行；賢明者慎於處罰，而不肯隱忍不用。威嚴與恩德必須相輔相成。祇有威嚴、懲罰，而無恩德、仁愛，百姓就不能幸福地生活；

祇講恩德、仁愛，而沒有威嚴、懲罰，百姓就不懼怕死亡。百姓不能幸福地生活，就不可能聽從教化；百姓不懼怕死亡，就不能得以控制。擁有國家、制定政策，能使百姓易於教化、可以控制，這都是由於威嚴與恩德能夠相輔相成啊！

〔原文〕賢者。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。故先王以舉賢爲急。舉賢之本。莫大正身而壹①其聽。身不正。聽不壹。則賢者不至。雖至不爲之用矣。古之明君。簡②天下之良材。舉天下之賢人。豈家至而戶閱③之乎。開至公之路。秉至平之心。執大象④而致之。亦云誠而已矣。夫任誠。天地可感。而況於人乎。傅說⑤。巖下之築夫也。高宗引而相之。呂尚⑥。屠釣之賤老⑦也。文武尊而宗之。陳平⑧。項氏之亡臣也。高祖以爲腹心。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。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。其建帝王之業。不亦宜乎。文王⑨內舉周公旦⑩。天下不以爲私其子。外舉太公望⑪。天下稱其公。周公誅弟而典刑立。桓公⑫任讎⑬而齊國治。苟其無私。他人之與骨肉。其於誅賞豈二法哉。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。夏禹⑭有言。知人則哲。惟帝其難之。因斯以談。君莫賢於高祖⑮。臣莫奇於韓信。高祖在巴漢⑯。困矣。韓信去楚而亡。窮矣。夫以高祖之明。困而

思士。信之奇材。窮而願進。其相遭也。宜萬里響應。不移景<sup>⑰</sup>而相取（相取作將相可取）矣。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。非徒不見知而已。又將案法而誅之。向不遇滕公<sup>⑱</sup>。則身不免於戮死。不值蕭何。則終不離於亡命。幸而得存。固水濱之餓夫。市中之怯子（子下有也字）。又安得市人<sup>⑲</sup>可驅。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。蕭何一言而不世<sup>⑳</sup>之交合。定傾<sup>㉑</sup>之功立。豈蕭何知人之明。絕於高祖。而韓信求進之意。曲於蕭何乎。尊卑之勢異。而高下之處殊也。高祖勢尊而處高。故思進者難。蕭何勢卑而處下。故自納者易。然則居尊高之位者。其接人之道固難。而在卑下之地者。其相知之道固易矣。

【注釋】

①壹：統一，一致。②簡：選擇。③閱：察看，視察，考查。④大象：大道，常理。⑤傳說：傳說為傅岩築牆之奴隸。殷商王武丁夢得聖人，名曰說。求於野，乃於傅岩得之。舉以為相，國大治。⑥呂尚：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。其先祖伯夷掌管四岳有功，封於呂（今河南宛縣），子孫從封地改姓，故名呂尚。⑦賤老：微賤的老人。⑧陳平：西漢開國功臣，謀略家。⑨文王：周文王。西周奠基人。⑩周公旦：周武王之弟，亦稱叔旦。西周政治家。⑪太公望：西伯侯姬昌對姜子牙的尊稱。⑫桓公：指春秋時代齊國第十五位國君齊桓公。春秋五霸之首。⑬讎：同「仇」。仇敵。⑭夏

禹：即大禹。治水有功，受舜禪讓繼帝位。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，因此後人也稱他為夏禹。<sup>⑮</sup>高祖：即漢高祖劉邦，西漢開國皇帝。<sup>⑯</sup>巴漢：古代巴郡、漢中地區。在今川東、陝南、鄂西北一帶。<sup>⑰</sup>移景：又作「移影」，指經過了一段時間。<sup>⑱</sup>滕公：本名夏侯嬰，西漢沛縣人，與劉邦是少時的朋友，跟隨劉邦起兵，屢立殊功。<sup>⑲</sup>市人：市井之人。<sup>⑳</sup>不世：非凡，罕有。<sup>㉑</sup>定傾：使危險的局勢或即將傾覆的國家轉為穩定。

【譯文】賢人，是與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。所以，先王以選拔賢人為最迫切的事。選拔賢能的根本問題，最重要的是端正自身、專一聖聽。身不正，聽不專，賢才就選拔不上來，即使選拔上來，也不會被重用。古代英明的國君，選拔天下賢才，難道都要去每家每戶查問嗎？祇要開啓公正之門，秉持公平之心，把握根本原則去招納英才，也就是說很有誠心就可以了。若抱有誠意，天地都能被感動，何況人呢？傳說是一個在山洞築牆之人，殷高宗武丁招納他來輔佐自己。姜尚曾是一個屠宰、垂釣的微賤老者，周文王、周武王尊崇重用他。陳平是從項羽那兒逃走的人，漢高祖把他當作心腹之臣。上述四位君主不因臣子有小毛病而忽視大德，這三位大臣不因疏遠微賤而缺乏自信。他們能成就帝王之大業，不是很應該嗎？周文王在本家族中選任周公旦，國人不認為他是偏愛自己的兒子；在外姓中舉拔姜尚，國人說他公正。周公誅殺

其弟，典制刑律的威嚴得到確立；齊桓公任用仇人管仲，齊國得到大治。如果不徇私情，那麼外人與親骨肉，在獎賞與處罰上，難道會有兩種法則嗎？祇有十分公正纔可以選拔出賢才。夏禹說過，能够識別人才纔是聰慧，即使是帝堯，尚且覺得很難。由此說來，國君沒有誰比漢高祖更賢明的了，臣子沒有誰比韓信更有奇才了。漢高祖在巴郡、漢中時很困窘呀，韓信離開楚而逃亡時也走投無路呀！以漢高祖的賢明，困難中又渴求賢士；以韓信的奇才，困窘中又希望進身。他們的相遇，應該是不遠萬里而彼此呼應，不費功夫便得到將相之才。可是，韓信歸漢後，長時間不被重用，不但不能被重用，還打算按軍法誅殺之。假如不是遇見滕公，韓信則免不了會被殺；假如不逢蕭何，韓信最終不免流亡逃命。縱然有幸得以活命，這位昔日河邊的餓漢、市井中的膽小者，又怎能遇到一個（像劉邦那樣的）市井之人能逼迫其建立聞名天下的功勞呢？蕭何一番諫言，使這一非凡的交往得以遇合，使決定社稷穩定與傾覆的功勳得以建立。這難道是蕭何知人之明勝過高祖，而韓信求進之心委曲成全於蕭何嗎？這是因為尊卑的情勢相異，高下的位置不同。高祖勢尊，處在高位，所以想求得進身的人比較難以見到；蕭何處在低位，所以接納人就容易。這就是說，處在尊高地位的人接納人的途徑確實不易暢通，而處在低下地位的人彼此相知的途徑確實容易暢通。

【原文】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。故虚心而下聽。知在下相接之易。故因人以致人。舜之舉咎陶<sup>①</sup>難。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。湯之舉伊尹<sup>②</sup>難。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。故舉一人而聽之者。王道也。舉二人而聽之者。霸道也。舉三人而聽之者。僅存之道也。聽一人何以王也。任明而致信也。聽二人何以霸也。任術而設疑也。聽三人何以僅存也。從二而求一也。明主任人之道專。致人之道博。任人道專。故邪不得間<sup>③</sup>。致人之道博。故下無所壅。任人之道不專。則讒說起而異心生。致人之道不博。則殊塗塞而良材屈。使舜未得咎陶。湯未得伊尹。而不求賢。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。既得咎陶。既得伊尹。而又人人自用。是代大匠斫也。君臣易位。勞神之道也。今之人或抵掌<sup>④</sup>而言。稱古多賢。患世無人。退不自三省<sup>⑤</sup>。而坐誣<sup>⑥</sup>一世。豈不甚耶。夫聖人者。不世而出者也。賢能之士。何世無之。何以知其然。舜興而五臣<sup>⑦</sup>顯。武王興而九賢進。齊桓之霸。管仲<sup>⑧</sup>爲之謀。秦孝<sup>⑨</sup>之強。商君<sup>⑩</sup>佐之以法。欲王則王佐<sup>⑪</sup>至。欲霸則霸臣<sup>⑫</sup>出。欲富國強兵。則富國強兵之人往。求無不得。唱無不和。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。顧求與不求耳。何憂天下之無人乎。

【注釋】①咎陶：亦作「咎繇」。即皋陶。舜之賢臣。咎，通「皋」。②伊尹：商初大臣。因其母在伊水居住，故以伊為氏。尹為官名。③間：挑拔，使人不和。④抵掌：即「抵掌」。擊掌。一說是以一手覆按另一手的手掌。⑤三省：省察三事。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曾子曰：『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』」後泛指認真反省自己的過失。⑥坐誣：此處意為坐而誣人。誣，無中生有、捏造事實害人。「坐誣」作為一個詞，意為以誣告罪被究辦。

⑦五臣：五個臣子。這裏指舜帝五臣。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」何晏注：「孔曰：『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』」⑧管仲：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，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。⑨秦孝：即秦孝公，戰國時秦國國君。秦獻公之子。在位期間，重用衛鞅（即商鞅）實行變法，獎勵耕戰，并遷都咸陽（今陝西咸陽東北），建立縣制行政，開阡陌，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，不斷增進農業生產。對外，秦與楚和親，與韓訂約，聯齊、趙攻魏安邑（今山西夏縣西北），拓地至洛水以東，自此國力日強，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。⑩商君：即商鞅，戰國時期政治家、思想家，先秦法家代表人物。⑪王佐：王者的輔佐，佐君成王業的人。⑫霸臣：佐助建立王霸之業的臣子。《李衛公問對》卷上：「太宗曰：『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，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。』」宋邵雍《題淮陰侯廟》詩之四：「一時韓信為良犬，千古蕭何作霸臣。」



【譯文】過去人都知道在上位者選取人才的艱難，所以虛心聽取下級的意見；知道處於下位者相互接觸比較容易，所以在上者憑藉下邊的人來招引人才。舜舉拔皋陶難，但利用皋陶羅致天下之士容易；商湯舉拔伊尹難，但利用伊尹羅致天下之士却容易。所以說，選拔一個人，又能聽取其意見，這是能成就王業的治國之道；選拔兩個人，并能分別聽取他們的意見，這是能稱霸諸侯的治國之道；選拔三個人，又能分別聽取他們的意見，這僅僅是不亡國的治理辦法。聽一個人的進言爲什麼能成就王業呢？這是因爲依仗其賢明且又能給予信任。聽取兩個人的進言爲什麼能成就霸業呢？這是因爲依仗其策略，而又懷有疑慮。聽取三個人的進言，爲什麼僅僅能不亡國呢？這是因爲聽從兩人意見，又要徵求另一人的意見。明智的君主，用人之道專一，招攬人才的途徑寬廣。用人之道專一，所以邪惡之徒不能離間；招攬人才的途徑寬廣，進才之路纔不會被壅塞。用人之道不專一，讒言就會出現，異心就會產生；招攬人才的途徑不寬廣，則各條管道都會堵塞，而人才也會被埋沒。假如舜沒有得到皋陶、商湯沒有得到伊尹，而又不去訪求賢才，就會上下不遇合，而使大業衰敗。既已得到皋陶，既已得到伊尹，却還每個人都由君主自己選用，這就是代替大工匠去砍製木器。國君和大臣易位，這是勞神之道。當今，有人合掌談論，稱贊古代賢人多，憂慮今世缺少有才能的人。不退身再三自省，却憑空誣蔑當世之人，豈不太過分了嗎？聖人，不是